

帶孩子走讀中央公園的前世今生：

以文學家陳千武的故事

撰寫人 / 林劭璿(找路教育工作室)

探索中央公園



我拿出一張十多年前的臺中地圖，問走讀課的小孩為什麼陳平聚落的西邊、逢甲大學的東邊，這一大塊地完全沒有房子、沒有人住？小孩反應熱烈：「因為有鬼！」「因為有喪屍！」「因為公休！」「因為有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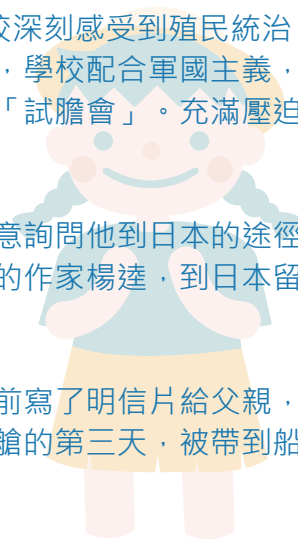
那片空白，現在是「中央公園」座落的「水滸經貿園區」，昔日為建設於日本時代的軍用機場「水滸機場」，但在多數建築已拆除或更動的狀況下，要如何引領國小階段的小孩體驗水滸經貿園區的從日本時期到現在的變化？我們用臺灣文學家「陳千武」的生平和作品，設計一場尋人的實境遊戲。

陳千武，1922年出生南投名間，1935年考入臺中一中，在校深刻感受到殖民統治下，族群間的衝突與不平等。七七事變發生，日本向中國開戰後，學校配合軍國主義，特別加強軍訓，經常舉辦精神講習、防空演習，甚至還有夜晚的「試膽會」。充滿壓迫的日子，讓陳千武對文學裡的大千世界，更加嚮往。

臺中公園對面寫真館的年輕老闆從日本留學回來，陳千武刻意詢問他到日本的途徑和花費，老闆一派輕鬆：「到基隆買張船票就行了！搞農民運動的作家楊逵，到日本留學，只帶二十元呢！只要你不怕吃苦，可以學到很多！」

陳千武摸摸口袋內的七十二圓註冊費，決定放手一博。臨行前寫了明信片給父親，說要到日本奮鬥，期待衣錦還鄉。陳千武順利搭上渡輪，躲在船艙的第三天，被帶到船長室，原來船長接到一中校長打來的電報。

船長溫柔勸慰陳千武，抵達日本後，還請屬下帶他買回程船票，親自送他上船才離去。升上五年級，陳千武又因反對「皇民化運動」下改日本姓氏的政策，遭到中一中的監禁處分。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對臺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一天，陳千武接到通知，抵達保正辦公處，只見全里的青年幾乎都在那，排成長長一列，輪到他時，里幹事低頭看看資料，抬頭看看他：「你有志願嗎？」

「什麼？」陳千武這才意識到對方的重點：「沒有！」「喔！那志願書在這邊，你按個手印就可以了！」接著，經過幾次身體檢查，陳千武被標記為「甲等體格」，萬中選一地錄取了全臺僅五百位名額的「臺灣陸軍特別志願兵」。



探索中央公園與老樹公園

尚武的社會氣氛，從嚴格徵選中脫穎而出，為國家奮戰，是非常光榮的事，他也只能配合接受。1943年，搭上運輸艦，陳千武從高雄港出發，前往印尼，正式投入戰爭。

三年後，雖然平安歸來，卻歷盡肉體的磨難、人性的試煉，陳千武因此留下多部作品，關於他在南洋的心境，包括小說〈獵女犯〉、詩作〈指甲〉和〈信鴿〉。

那為什麼找路走讀用陳千武的故事，來當實境遊戲的文本？文本與實境之間又如何扣合？

水滸機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據聞為神風特攻隊的基地之一，神風特攻隊以「自殺式攻擊」著稱，服從於日軍狂熱的武士道精神，臺灣也有許多青年加入。

今中央公園依稀可見「停機坪」和「飛機跑道」，水滸經貿園區內立著「日軍臺中飛行場機槍堡」，老樹公園也還有日本時期的防空洞，其中一株老榕樹更巧合的種植於1945年，即日本宣告投降、終戰的那年。

這些地景，都很適合連結陳千武，去跟孩子談第二次世界大戰、臺灣大空襲、太平洋戰爭、珍珠港事件。

地圖探索



但除了口頭分享外，我們更想把史料形塑成孩子可以參與的結構，要怎麼做呢？

尋找資料的過程，發現陳千武有一張和同學平井克朗的照片：兩人穿著印製「中一中」大字的運動服，陳千武露出爽朗笑容，一手搭在平井克朗的肩上。

這讓我們想到，日本時期，臺灣人固然抵抗殖民政策，但臺灣人民與日本人民之間有許多情感的流動和交集。憶及我九十幾歲的阿公，數十年前即曾召集公學校的同學，一起到日本探望小時候的老師。

戰後，平井克朗應該回日本了吧，往後年歲，他還記得陳千武或臺灣的生活嗎？他也會想要來臺灣尋人嗎？

我們循此虛構了一個委託，即平井克朗聽聞陳千武投入太平洋戰爭，從此失去音訊，他想請小孩調查：陳千武有順利返抵家門嗎？陳千武後來怎麼了？

這些提問看似屬於朋友的關心，但其實都能藉由個人處境，引導小孩觸及臺灣歷史，例如太平洋戰爭的始末、國民政府來臺的脈絡。

然後，讓任務邀小孩一一拜訪：陳平聚落的后庄古道、日軍臺中飛行場機槍堡、老樹公園的防空洞與老榕、大德巷、復華新村、中央公園，甚至是長有蓖麻的野草堆。

探索教材



尋找線索，與居民和空間互動，共同遙想那一代臺灣人曲折又堅韌的一生。

最後一個活動，我們將陳千武的詩〈指甲〉逐句剪下，小孩蒐集完，還需拼出完整作品，從內容推敲陳千武是否躲過戰火？

上課那天大雨，部分小孩仍舊積極於將破碎的詩句歸位，趕在紙張完全濕透軟爛前，努力還原陳千武的意念：

「指甲好像是我底生命之外的 / 生物 / 長了就要我剪 / 每次剪下來的指甲 / 都活著 然後 慢慢地 / 替我死去」

只見用彩色筆寫的藍色詩句，沾水後，溢滿河流般的細密延續。

〈指甲〉 / 陳千武
指甲長了
最近 指甲長得特別快
看看指甲
我底指甲替我死過好幾次
每次剪指甲
我就追憶一次死.....
——把剪下來的指甲裝入信封
繳給人事官准尉
在戰地 粉骨碎身
拾不到屍體
就當骨灰用 那個時候
我當日本兵長——
不管我的意志是快樂或悲傷
不久 指甲總會長 長到
我感覺不舒服的時候
指甲很乖地 又讓我剪
指甲好像是我底生命之外的
生物
長了就要我剪
每次剪下來的指甲
都活著 然後 慢慢地
替我死去



探索途中與探索機艙堡



圖片來源 / 林劭璠 (找路教育工作室)